

5127

兴 隆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兴隆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兴隆文史资料》二辑目录

1. 敌人营垒中的“万警尉”…………… 刘玉(1)
2. 黄埔军校七分校八期毕业生何俊元
…………… 何俊元口述 贺长山 董志刚整理(16)
3. 花市分驻所警察携枪起义…………… 刘玉(20)
4. 从绿林好汉到抗日英雄的杨二…………… 许玉昆 闻成(28)
5. 历经艰险传情报
——记迁遵兴联合县十二区女交通员温爱华
…………… 朱呈云(34)
6. 难忘雾灵子弟兵…………… 郑福堂(41)
7. 辽沈战役参战记
…………… 王化民 李志忠口述 朱素清整理(48)
8. 抗日歌谣十四首…………… 张福廷(57)
9. 击毙伪县长…………… 朱呈云(61)
10. 侦察英雄——大明…………… 赵广勤(70)
11. 兴隆人民全力支援热南战役…………… 张福廷(74)
12. 日本侵略者于兴隆县制造的“人圈”…………… 朱呈云(89)
13. 伪兴隆县警察讨伐队简介…………… 宋文祥(99)
14. 呈 建设厅请将原拨遵化警两款留作小学经费文
…………… (113)

呈建设厅请拨款补助兴隆山镇乡学校文
设立兴隆学校缘起
函聘中山学校校董由
布告创设中山小学由
兴隆山中山小学校简章
兴隆山中山小学校管理细则
中山学校附属尚志夜校简章

敌人营垒中的“万警尉”

刘 玉

抗日战争时期，兴隆县倒流水伪警察署有个遐迩闻名的“万警尉”，他就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草场村共产党员万全同志。时至今日，人们每提起“万警尉”，无不赞叹和敬慕。

1938年6月，冀热边特委在丰润县田家湾子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发动冀东武装起义。7月初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东起山海关，西至潮白河畔，南起渤海边，北到长城外，到处燃起了抗日武装起义的烽火，与此同时，八路军第四纵队攻占了兴隆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摧毁了伪政权，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当时兴隆县是伪满洲国兴隆县的“西南国境线”，长城里边是汪精卫的治安军。由于伪满洲军和治安军矛盾重重，两股敌伪军互不得越过长城，我们的小股部队就利用敌人这一矛盾，频繁活动于长城内外，而草场村也就成了小块游击根据地。从此，开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日寇严密控制所谓的“国境线”，在距草场村两华里的西山上修筑了碉堡，设立了八卦岭警察所。兴隆至马兰峪的公路沿草

场村边通过，村东边一带布满了水泉村并围着日本守备队。日寇、伪军、伪乡公所等，把草场村围住，把不足百户的小村搅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1940年，在草场村秘密建立了村政权，组织青年报国会、妇救等群众组织，群众抗战激情越来越高。日寇妄图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加紧对长城沿线的控制。1942年5月，草场村和其它各村一样，实行“集家并村”，修筑部落，拆毁民房，强迫群众住进部落。日寇为强化治安，在部落里设置了部落长、甲长、牌长、自卫团长等一系列伪村政权组织。并组织起村青年，称“灭共义勇队”配备了枪枝。警察和特务随时在部落里出出进进，监视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党委指示在敌人后方，在集家部落里，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日寇、汉奸、顽固派，搞两面政权，把伪村政权和武装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向敌人进行秘密的和公开合法的斗争。

伪甲长和办事员 两面政权一肩担

草场部落的伪甲长，就是共产党员、我方办事员（村长）万全同志。他认真执行党的指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向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全同志，1898年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七八岁开始放羊，十几岁就和父亲一起种田，做小买卖，从而担起了养

家糊口的重担。

万全同志是个高个子，黑红脸膛，四方脸，浓眉大眼，身材魁伟，性情豪爽，好说好笑，善于联系人，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他为人正直，办事爽快，只要是他认准的，多大困难也要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有惊人的胆量，遇事沉着，善于应付，粗中有细。由于多年闯荡，见识广，思想开通。

1933年至1944年间，冀东出现过抗日义勇军，震动了长城内外。尤其是1938年冀东20多万人的大暴动，使万全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心灵深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从那时起，他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宣传，开始千方百计接近八路军，并偷偷地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1940年，八路军到草场村秘密建立村政权，万全同志对抗日工作很主动、很积极，他恨日寇、汉奸、警察、特务，但恨在心里，笑在脸上，常和他们交“朋友”，用以应付敌人。所以，我党在该村建立村政权时，他当上了村办事员，党组织在1942年秘密吸收他入了党，做为单线领导的党员。

1942年5月，集家并村入部落后，村里推举万全同志任伪甲长，他知道，当伪甲长，既担风险又挨骂，但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不使老百姓遭殃，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他担任了伪甲长。从此，他白天应付敌人，夜里参加抗日活动。为应付敌人，他不顾家庭生活困难，常常变卖财产，尽量不向村里摊派，增加群众负担，深受群众拥护。

他善于利用敌人，任伪甲长后，敌人为了镇压抗日活动，曾派一支最凶恶的伪军讨伐大队——刘其队，驻防草场部落。群众中流传着：“杀人放火刘其队”。万全同志对这样残暴的敌人不去硬碰，常常夜间拿着酒肉向敌人岗哨去，嘻嘻

哈哈打招呼说：“弟兄们，辛苦了，穿穿里皮袄。”对伪军的下级军官也以“交朋友”的形式，笼络他们。伪军们把他看做朋友，称他是好甲长，得到了敌人的信任，掩护了抗日工作的开展。他利用这些“朋友”了解了敌军的许多情况。有时大白天把情报送出去，把我军、政人员所需要的东西送出去。有时我方人员夜间从部落围墙的水沟眼进来和万全同志联系，从未被敌人发现过。由于万全同志的多方掩护，这个村的抗日工作从未停止过，也未曾有过任何损失。就这样，草场部落成了抗日堡垒村，万全同志成了抗日堡垒户，敌人称万全同志是好甲长，认为草场是倾向“皇军”的部落。

制造杀敌假现场 避免一场大灾难

194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驻在小水泉据点的日本守备队两个日军小头目带一名特务（小水泉人），到八卦岭、草场等村调查八路军家属及八路军活动等情况，因为这一带早已集家并村，三个敌人以为这里是他们的天下，有恃无恐，大摇大摆地进了草场村。突然闯进了八路军家属吴增、杨安、吴连海家，他们扑空了，这三家早已转移了，三个人气极败坏地把乡长、甲长们训了一顿，便要回小水泉据点去，刚走到部落外东北面一个破房框子墙外边，就遭到了八路军的袭击，这是我冀东军区六区队侦察员张振江、郝卫民等五人，他们正在草场侦察敌情，得知三个敌人进村，料定必回小水泉据点，就设了埋伏。当三个敌人走进包围圈时，一齐开火，一个鬼子和一名伪军当场毙命，另一鬼子躲到墙根下，听到墙上有枪声，往上一看，见张振江在墙头上向外打

他，因有墙陷于与张右手入角楚，与张振江再次伸出手射击时，蹲在墙根下的鬼子用“王八盒子”打了一枪，正打在张右手食指上，张忍疼拉响了一颗手榴弹，顺墙扔了下去，鬼子被炸死了，侦察员们迅速打扫了战场，带上敌人的三枝手枪、弹药等战利品转移了。这次伏击，村里谁都不知道，事情发生后，急坏了万全同志，他明白这意味着全村有被血洗的危险，马上找到村支部书记杨顺、吴金等抗日骨干研究对策，万全想起小水泉日本守备队有他一个日本“朋友”过去和他说过：“如果皇军被八路军打死在距某个村三华里之内，就要血洗这个村。”当即决定制造假现场，把死尸弄到三华里以外。支部书记杨顺同志立即动手把三具死尸捆好，吴金、刘海、吴旺发每人扛一个，万全同志先到三华里外找好地方，在离村三里的黑土坑土坎子下面，路旁有段旧房残墙，进行了细致的伪装，又把杨山家一头小猪弄到现场，插了两刀，把猪血洒在鬼子尸体的枪伤处和地上。为彻底摆脱子系，万全同志又想出嫁祸子敌的办法，把特务的尸体扛到离村较远的南山沟里埋好。这时天色已晚，万全同志急忙跑到八卦岭警察所报告，回来一看，村里人都跑光了，党员、干部们也都跑了，他也想一跑了之，但他想如果不去小水泉日本守备队报告，全村可能被洗劫，去，又有被杀的危险，经反复考虑，为了党的事业和全村的安危，只好独自一人连夜到小水泉日本守备队去报告。事后，人们说：“只有万全的胆量才敢去，别人谁敢去啊。”万全同志向日本守备队“小滨”报告说：两名皇军被八路军打死了，那个持枪的八路军的尸体被八路军的打死了，两名皇军被杀，那个持枪的八路军的打死了。”“小滨”和其它日军头目听了暴跳如雷，大骂这个特务

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万全甲长“大大的好”，“对皇军大大的忠诚”。狡猾的敌人当时没有出动。次日，日本守备队大队人马查看了现场，深信不疑，抬起两具尸体，就回了小水泉据点。以后，日本守备队和各据点敌人在草场附近山上扫荡了好几天，未查出任何破绽，就罢休了。一场难免的灾难化险为夷了。

将计就计斗日寇，彻底粉碎敌阴谋

由于敌人在草场一带吃过亏，察觉到这一带有八路活动，也怀疑到万全等村政人员，只因没有证据，不好治罪，狡猾的敌人多方试探，百般监督，但由于万全机警过人，敌人的阴谋没能得逞。

驻小水泉日本守备队长“小滨”（外号坏鼻子）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诡计多端，阴险奸诈，为向其主子请功，决心在草场搞出破绽来。1943年夏季的一个夜晚，趁夜深人静，率日本守备队悄悄地包围了草场部落，窥视里面的动静。过了好长时间，不见有动静，就命翻译官喊话说：“我们是八路军，李运昌的队伍，快开门。”此时，部落围墙上站岗的“灭共义勇队”早发现外面有部队在活动，但不清楚是什么队伍，万全同志和村干部闻讯起来后，一听喊话，就明白是敌人的阴谋，如果是自己的队伍到来，总是有交通员、侦察员先联系，我方人员都是从围端的几个水沟眼进出，而且都是秘密来往，一般群众都不知道。况且草场村是连接关内外的重要通道，根本不可能在村外大喊大叫，敌人没想到这

样恰恰弄巧成拙，暴露了他们的阴谋。

万全同志决定将计就计，教训教训敌人，随即命人敲锣打钟，并且大喊：“八路军来了，大家快出来打八路，保卫部落。”顿时，全部落青壮年纷纷爬上围墙，一边呐喊，一边用石头、土块、木棒向墙上的敌人猛砸狠打，墙外的鬼子被砸得鬼哭狼嚎，叫苦连天。“小滨”立刻让翻译官喊话说：“别砸了，我们不是八路，是小水泉的皇军。”这时，万全同志觉得目的达到，便叫人开了部落大门，迎日寇进部落，“坏鼻子”召集群众讲话说：“草场部落大大的好，大大的良民，万甲长大大的好。”说完话，脸上露出得意的奸笑，集合队伍，溜回了小水泉据点。

党的需要我就去 抗战不能怕委屈

1943年秋，六区区委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对敌我力量对比和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认为：草场一带是我抗日政府沟通关内外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敌人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消灭我抗日政权的重要地区。所以，这一带是敌我必争之地。草场村虽是抗日堡垒村，但它周围几个村据点里的敌人却很猖狂，敌人内部情况很难掌握，把我们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动向，瓦解敌人，保护人民，内外配合打击敌人，成为对敌斗争中极为艰巨又迫切的任务。

万全同志经党组织多次考验，忠实可靠，对敌人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又是一名中线领导的共产党员，党内外都没有目标，尤其是对几件事情的巧妙处理，取得了日寇的信

奸，如能打进敌人内部，对抗日极为有利。于是，区委决定做万全同志的思想工作。当他和敌人内部党和万全同志谈了这一决定后，万全很有顾虑：打入敌人内部，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在言行上如装得不象敌人，就会暴露自己，若装得很象，不仅万人唾骂，良心上也过不去，就连做伪甲长，不明真象的人背后还骂他汉奸、走狗、亡国奴呢。区委领导反复说明，这是党的工作需要，况且你已具备打入敌人内部的许多有利条件，虽有危险、有委屈，但这是党的事业，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就是要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组织的鼓励下，万全同志向组织表示：“只要是党需要我就去，为了抗战就不能怕委屈！”

为了进一步取得敌人对万全同志的信任，区委决定将政府在草场保存的一枝“七九”步枪，由万全同志交给敌人，经过周密的研究部署，由党员杨士林、杨田、吴金等人（他们都是“灭共义勇队”员，手里有敌人发的枪）到天黑以后，到部落外的山上打了一阵子枪，然后用烧红的火筷子把万全的头皮连同礼帽烫了眼，随后万全同志拿上那枝“七九”步枪，连夜跑到八卦岭警察所报告说：“八路军要进部落，让我们义勇队打跑了，还夺了一枝枪，我差一点被八路军打死。”说完让伪所长和警察们看头皮和礼帽烫的那个眼。同时，杨士林等人在村里向群众宣传：“义勇队”和八路军开火了……。第二天，八卦岭警察所和倒流水警察署的警察都来到了草场村，了解事件经过，找义勇队了解时，杨士林、杨田、吴金等人主动介绍如何和八路军开的火，万全如何夺了八路的枪等等。说的活灵活现，和万全介绍的情况一样。找老百姓了解，群众说：“只知道昨晚打了好一阵子枪，说是

“义勇队”和八路接火了，还夺了八路的枪，把八路打跑了，老百姓吓得不敢出门，详细情况不清楚。”随后县里又来人调查，也没查出任何破绽，就深信不疑，夸万全能干，了不起。

万全同志和八卦岭警察所韩所长平素有些“交情”，韩认为他夺了八路的枪有功，应给个一官半职的，便推荐他到倒流水警察署，万全当然“求之不得”，向署长常大伦说：“我夺了八路的枪，八路早晚得找我的茬，不如让我到警察署来，给我点事干，保险点。”但常大伦未能答应。

不久的一天夜里，小水泉日本守备队“坏鼻子”突然把万全抓去，劈头便说：“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万全摸不清头脑，冷静地听着，思索着，最终他明白了，这是敌人的敲诈，因为他没能提出任何具体事实，只是毫无根据的乱骂，于是万全便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了效忠皇军，抢了八路的枪，险些丧命，怎能对皇军不忠呢？只要敢我回去，一定更加孝敬您”。“坏鼻子”没再说什么，就放他回来了。万全回家后，变卖家产给“坏鼻子”送了礼才算罢休。

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敌人再施伎俩，尽快打入敌人内部，万全又送礼给常大伦，说：“不知哪天，我非被八路活埋不可，不如让我到警察署，真刀真枪和八路干，保险些。”由于万全同志原来就是敌方出了名的模范甲长，又屡建“功劳”，加之礼物开路、韩所长保举，终于在1943年秋后，到倒流水警察署当上了“警尉”。以后又任八卦岭警察所长，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同敌人展开了斗争。从此，组织上通过万全同志，掌握了敌人的内部许多情况。

在万全同志任警察所长期间，该区（薊、遵、兴联合县六

已任区委书记，平时常到三道河部落去，一来是年龄相近，吃住在这位“老战友”家，二来是部落离三道河很近，又便于开展工作。其它县区干部在敌情紧张时，也常去躲避，这对万全同志很危险，可他满不在乎，总是设法保护好我方工作人员。在修建挂兰峪伪警察署时，民工挨打受骂，万全同志去监工时，不许警察打骂民工，他说：“民工们怕挨打都不敢来，活谁干？”保护了民工，受到了民工的称赞。

舍身斗寇绣顽敌 七十三人脱虎口

万全同志当上伪“警尉”后，在警察面前装扮得耀武扬威，神气十足，警察特务对他几分恭敬，几分惧怕，怕他时常找茬训斥他们。

他每到各部落检查时，都要组织学生列队欢迎，还要照本宣科地向学生“训导”几句话，常遭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白眼、唾骂，他为取得敌人信任，掩护自己的身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工作，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轻易出来讲话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1944年农历6月30日夜間，三道河部落伪警察分驻所，被我蓟遵兴联合县县大队和部落“灭共义勇队”内外配合袭击了，缴获步枪40枝，手枪一枝，有13名“灭共义勇队”员携20枝步枪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个部落党支部是个坚强的集体，“灭共义勇队”的枪枝和实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步枪队队长张德江是共产党员，副队长李建国（真名张显武）是党支部宣传委员。这次袭击的基

本方案就是由区委书记丁存忠主持，在李建国同志家里召开的支委会上具体研究制定的。这次事件震惊了敌人，农历7月2日敌人纠集了倒流水、挂兰峪、八卦岭、小水泉等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三道河部落，把全部落的男女老少集中一起，按户口簿点名，参加游击队的13名“灭共义勇队”员家属，当场成了八路军家属，敌人除对部落进行了大搜查外，把13户74口八路家属抓起来，进行毒打，逼他们交出人和枪，由于没有逼出任何情况，就把这74口人带到倒流水警察署关押起来，日夜刑讯逼供，这74口人，从会说话的孩子，到步履蹒跚的老人，无不惨遭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压杠子、狼狗撕咬、吊打等残酷折磨，但敌人最终没能从他们嘴里掏出需要的东西，相反，敌人越凶残，人们越宁死不屈。无奈，常大伦只得向兴隆警察科电话请示，当众杀害这74口人，借以镇压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农历7月5日下午，这74口无辜百姓被押回三道河部落，将全村男女老少，强行集中到村南头井沿空场开会，会场周围用重兵把守，会场内的一张桌子上架一挺机关枪，冷森森的枪口对准了这些八路军家属。常大伦首先进行一番反共宣传后，宣布：“谁把自己家参加八路军的人找回来，把带走的枪交回来，就给他自由，谁抗拒不交，立即枪毙。”无论他怎样嚎叫，人群依然悄然无声，大家以愤怒的目光鄙视着敌人。敌人终于恼羞成怒，他们先把“灭共义勇队”队长张德江妻子拉出来问：“你男人哪儿去了？大枪哪去了？”敌人得到的还是以前那句话：“我啥也不知道。”电子军官吼叫一声，立刻有几个敌人拥上来，把他拖到南门外枪杀了。就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为了保守秘密，为了抗战的胜利，英勇就

义了。在伪警察中队任所长，素来对老百姓不错，有人说他是我们派进去的，人家都来求他，有的给他跪着，有的给他磕头，求他讲讲情，他为难地说：“你们别求我了，我也求不了情，他们不信我。”当时，气氛非常紧张，人们无可奈何，只得等死。

敌人杀了张德江妻子之后，马上又拉出大枪队副队长李建国的妻子逼问，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红了眼的敌人又要将他枪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万全同志跑得大汗淋漓地赶到了。敌人这一举动，开始他并不知道，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立即赶赴现场。他见此情景，马上凑过来问李建国的妻子：“你有几个孩子，是男是女？”“就一个女孩。”（其实万全很清楚），万全马上过来对日本军官说：“他只有一个女孩，又不能传宗接代，不杀他，他家也等于绝户了。”由于日本人也有这种“女孩不能传宗接代”的习俗，更重要的是很欣赏这位万警尉，便点了点头，使李建国的妻子幸免遇难。紧接着万全同志又对敌人说：“留着这些人也许还有用处”。那个日军头目一听，贼眼一转，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然后与常大伦等商议，将这些八路军家属统统运往东北。万全知道，运往东北无非是：有劳动能力的下煤窑挖煤，青壮年妇女配给敌兵，老弱病幼用作细菌战的试验品。万全同志心急如焚，再继续和敌人讲价钱，又恐敌人翻脸，不然，这些人等子还未出火坑。再看看这些人，都用目光望着他，看他是唯一的救星，一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不容他考虑个人安危，拼命也要保护这些抗日家属。他首先对常大伦说：“我想如果把八路军逼急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八路军大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对咱们非常不利，不如放长线钓大鱼，把他们

撵到‘国外’去(长城以里为满洲国外,二道河村离长城十华里),虽然那里是满洲国外,可也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布置好,八路军必去探望他们的家属这样便可一网打尽。”这番话还真的打动了常大伦,随后由万全同志帮腔,二人去说服日军头目。由于当时日本人很信任他俩,就同意了他俩的意见。常大伦对这些家属们说:“皇军饶你们不死,把你们通通撵到国外”。又送了一顿“人情”,说了一通“中日亲善”一类的鬼话。而后,万全同志暗示这些人说:“你们要感谢皇军不杀之恩,马上到关里去,越快越好,否则,皇军饶不了你们。”其实,人们恨不能一步迈到关里去。当夜就收拾好东西,到关里投亲靠友去了。就这样,在万全同志的舍身救助下,73口八路军家属得救了。人们深深感激这位“万警尉”,万全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底。时至今日,万全同志舍身救命73口的事,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赤胆忠心为革命 忍辱含冤无怨言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了,9月份兴隆县全境解放,在人们欢庆革命胜利声中,万全终于脱掉了一直使他感到耻辱的伪警尉制服,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草场村,为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感到高兴,他想,这回可以回到村里,公开地为党工作了。但由于当时党还未公开,群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他过去的身世不很了解,只做为没有民愤的伪军人员看待,不处理,就靠照顾了,自然更谈不上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了。

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村政权,清剿残余的敌特分

子，发动群众向那些汉奸、恶霸、伪军政头目、特务、地主进行复仇清算。口号是：“欠债的还债，欠命的还命” 这种复仇清算可以打破区、村界限，很快形成了群众运动。除清算本村对象外，各村互相清算，受压迫的群众要伸冤报仇，缺衣少食的广大群众可以得到现实利益，所以，群众情绪高涨，势不可当。

1946年春，本区七拨子村四五十名群众来到草场村找万全清算，他们说：“万全当警尉时吃过他们的猪和羊，都没给钱，要他赔偿15石（每石100斤）玉米。万全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双方僵持不下，当时杨顺同志是草场村党支部书记、农会主任，他相信万全同志不会干这种事情，可对这种群众运动又不能抵制，经双方协商，由草场村农会拿出四石玉米才算了结。不过各村农会运动正值风起云涌之际，村干部和群众怕别的村群众再找万全同志清算，要求把他保护起来。杨顺同志提出：“把万全同志保护性的关押起来。”于是把万全同志和本村已经在押的富农阎珍、吴廷贵关押在一起了。在一天夜间，看守的民兵和万全同志都睡着了，醒来一看，阎珍上吊自杀了，吴廷贵逃跑了，万全同志一着急，想去厕所，到院里摔了一跤，当时他想，干脆趁跌倒的机会装病装哑巴，免得给自己找麻烦，人们都知道万全哑巴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找他清算，人们见了他只是同情地向他微笑或点点头就走开。万全同志装哑巴除他爱人外别人都不知道。一年多以后，运动搞完了，形势稳定了，他也就不再装哑巴了。

因为万全同志青年时代做小买卖赶过馱子，使用过骡子等大牲口，懂得一些牲畜病理和医疗知识，经常给附近各